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十三回 滑氏包藏毒虺心 任婆狠試屠龍手

且說伏夫人次日起來，即命勞動請了醫生來，與滑氏診脈開方。太夫說：「得用人參。」伏氏就叫勞動到鎮國府中望素娘要了一包來與滑氏合藥煎服。也是那婦人此時不該死，服藥後漸覺沉痾減幾分。飲食多進精神長，不似從前神色昏。伏氏見此心歡喜，任婆子伏侍更慇懃。一連就有十數日，那滑氏止住咳嗽病離身。這一日燈前同飲消夜酒，大家閒話共談心。伏氏說：「明日我也該回去，不久的就是中秋佳節臨。他二娘必然家中盼望我，明日個就叫勞動走一巡。」滑氏聽說一撇嘴：「是咱的行動提他最惱人。誰家有偏房妾小如元帥，正頭夫人像眾軍？想春間雙印出花去道喜，還有那女眷親戚一大群。丫鬟僕婦人無數，個個都是把他尊。內堂大小諸般事，都來啟稟二夫人。倉庫鑰匙在他手，收藏賬簿管金銀。我們這位姑奶奶，沒事的活佛頭一尊。東不知來西不管，就會房中陪著人。越看越叫人生氣，直到如今悶在心。」那蜂兒，把手一拍說：「奶奶罷喲，要提前話更新聞。千歲臨行的頭一晚，句句言詞意味深。數說姑娘多不好，排服的就剩低頭把淚嚙。我看哪有夫妻意，那光景一門的望著二房親。」伏順娘把臉一紅說：「你胡講，丫鬟妄口答拉最惱人。既是無心惦著我，為何留下許多銀？」任婆子聽到此言連忙問，說：「千歲臨行有甚雲？姑奶奶何不講一講，大夥兒替你參詳辨假真。自己家裡何妨礙，這屋裡都是心腹沒外人。」這婆子聞財起意拿話套，那滑氏見風就兩便搜根。他二人彼此含春不住問，伏夫人啟齒開言把話雲。

說：「嫂嫂不知，那是你妹夫臨行頭一晚上，向我說：『我這一去歸期未定，娶你未久，又無個一男半女，雖有夢鸞姐弟，非你親生，恐難免後來之歎。與你留下白銀千兩、黃金十錠，作個備後之用。就是這話。豈不是他姑父的好心？蜂兒反說無義，我就不解。』」滑氏說：「這等說起來，如今這全分家事還是二奶奶掌管麼？」蜂兒說：「是嗎，除了二奶奶有那個有才配當家呢？」滑氏說：「不是我說，這個算是姑爺不明白，偌大的家事，你不在家，既娶了正頭夫人，怎麼叫小老婆主事？這可不是故意抬他麼？」蜂兒說：「罷，人家是有兒子的，怎肯讓出家來，受人轄制？」伏氏說：「他雖當家，也沒在我面前失禮。」滑氏冷笑道：「我的傻妹子，你再等等兒，他的孩子大了，可就不是這副面孔了！蜂兒那個丫頭是個伶片子，他都看的出光景，聽的出滋味來，他是你的親人一般，自然向著你，你凡事還該他提補。」伏氏說：「也無人說什麼不好話兒。」蜂兒把眼一丟，說：「奴婢又要多嘴了。老爺臨行那一晚上，說的那些言語，那一句不是抬著二房壓著你老？」

滑氏見說連忙問，蜂兒開言把話雲。說道是：「說咱姑娘無才志，心活耳軟性情昏。不能當家主大事，不及他那死夫人。又說是：公子本是無價寶，要我們千萬留神加小心。雙印若是有舛錯，那光景只怕要殺人。」滑氏說：「二房的可曾說什麼？光景怎樣意何存？」蜂兒說：「也不答言也不彩，也不歡喜也不嗔。」滑氏說：「他那心裡有老底兒，漢子當頭作護身。」他二人尖嘴薄舌胡談論，任婆子一旁無語暗沉吟。聽得方才說的話，伏氏有千兩紋銀十錠金。自古清酒紅人面，這婆子鬥起貪財取利心。細聽著滑氏蜂兒都有意，那伏氏流活秉性有八分。「我何不這般如此把話說，隨機應變哄金銀。萬一該當時連轉，從此後也享榮華不受貧。」婆子想畢才要講，搖頭復又細沉吟：「千歲待我十分好，真是天高地厚恩。二奶奶更有情多少，又是同鄉一土人。若是我今舉此念，豈不是恩將仇報壞良心。」這婆子想來想去多一會，怎奈他念念只是想金銀。利心偏比良心盛，由不的暗暗打算又沉吟。細想：「我前半生受盡貧窮苦，無非是將將就就混光陰。布衣粗食熬歲月，要指望揚眉吐氣似登雲。今朝遇著這件事，正是發財機會臨。趁此若不將財取，此身休想再翻身。」婆子一狠主意定，他這裡裝模作樣假出神。呆呆呆呆無一語，把眼睛一擠淚雙淋。滑氏一心不解，有語開言叫老任。

滑氏說：「他任媽媽，好端端的大家說話兒，你為何哭起來？」婆子也不言語，只是擦淚。伏氏與蜂兒也都一齊追問，問了多時，婆子擦了擦眼淚，歎了一口氣說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老娼婦後悔不來了！我當日提親原是一片好心，如今細聽蜂兒之言，竟把一位老實忠厚姑奶奶叫我送了無結果，想將起來，又是疼我那老實姑奶奶，又是自恨，怎麼不叫我傷心？」伏氏聽得驚疑不止，問道：「我怎麼無有結果？」婆子說：「大奶奶、少相公、姑奶奶、蜂兒你們都聽著我說，我要說的不是，只管大嘴巴打我。千歲與姑奶奶留下金銀，休當是好，這明明是二夫人的作用，他怕千歲去後，你老萬一翻過臉來，要自掌家園，他說不出理去，少不的退下三禪寶殿，所以調唆著老爺與你老留下若干金銀，又說你許多不好，這也是他慢慢進的讒言，又叫你感念，又叫你死心塌地，不管別事。他不但目下施為，還把日後坐纛旗拿穩。這些金銀，你老也無什麼使處，還是與他兒子收著。你看舅奶奶這裡有事，他張羅在頭裡，無非是叫你老說不出話來。可是蜂兒說的，不過是仗著他有兒子，你老好似有官無印，不過是個閒人。這如今凡事由他管理，家人們由他調遣，將來他兒子長大成人，襲了官職，母以子貴，自然凡事尊他。到了那個時候：

兒子長成娶媳婦，母子婆媳是一心。要一奉十隨他意，揚眉吐氣屬他尊。就是那手下家丁與僕婦，誰不趨奉老封君。即便是三親六眷諸人等，自然也敬二夫人。講什麼大來論什麼小，姑奶奶你也得屈心讓二分。」婆子之言還未盡，那滑氏拍手連說真真真。蜂兒說：「我出早已慮至此，就只是不敢輕易吐出唇。」婆子說：「若要深究往後講，令人一想更寒心。老病著床上無疼熱，那是連心著己親？大面上不過有點得拉禮，關切知心未必真。苦辣酸甜自己曉，那一派淒涼景況慘人魂。空說是個正頭主，有名無實不如人。老婢既然想至此，少不得細把其中利害陳。」婆子說著看伏氏，只見他目瞪口呆面似金。滑氏啞嘴將頭點，說道是：「你多煉多經見解深。」伏准正在旁邊躺，聽說至此一翻身。手拉順娘叫姑母：「不必憂愁請放心。他們日後錯待你，姪兒一定打他們。拿住黎氏剗了眼，雙印冤家抽了筋。」婆子點頭說：「罷了，到底兒親者還是親。」滑氏聽得心內喜，眼笑眉開把話雲。

說：「好小兒，你有本事到來作個官兒，把你姑母接在家中孝順奉養，就不借那畜生的光兒了。」任婆子說：「這相公不愁官作，從小看大，三歲知老，你看十來歲的孩子說的是大人話，他要沒出息，我就是個忘八蛋子！」

那伏氏原是個無主意的人，今被他三人你一言我一語說的心內猶疑不定，說：「若依你們這等說，我可怎麼好呢？」滑氏說：「俗語說的好：成也蕭何敗也蕭何。老任，你方才說當日不該為媒，如今還是你想個法兒與姑奶奶爭過這口氣來，將功折罪。」婆子說：「法兒盡有，只怕他老捨不的大的賞我。」伏氏說：「只要你想個好主意，我將來不至落人之後，我就大大的賞你，你說要什麼？」婆子伸著兩個指頭說：「你老賞我兩個元寶，一錠金子，我就捨死忘生，作一個前部先鋒，爭過這一陣來，保你作個自在在第一有福分人。就怕你老捨不的這些大賞。」伏氏說：「一錠金子，兩個元寶也不算什麼大事，只要你作的周全妥當，就賞你這些。」婆子聞言，滿心歡喜，連忙爬在地下磕頭說：「老婢子先謝賞。」滑氏說：「你起來說正經話罷，姑奶奶不是撒謊的人，定不失信。」蜂兒說：「你不放心，等我保著，且把主意說說，要是不好，賞你一頓脖子拐，也是我打。」伏氏把雙眉一皺，說：「你不要混他，叫他說罷，我這回心中實實昏悶。」

婆子說：「你老不必心煩悶，我這裡早把妙計想周全。不但是姑奶奶將來有結果，大相公借此有收園。大奶奶這裡諸事都方便，不用在黎氏手內討銀錢。一舉兩得移花計，保管他，威風自減讓兵權。」滑氏說：「到底是個什麼法？」婆子說：「黎氏所仗在兒男。只要無了小雙印，他就塌了半壁天。」婆子之言還未盡，伏氏忙著嚇一偏：「莫非是要將他害，我可不從說在先。人命關天非小可，寧可胡亂混天年。」那滑氏望著婆子一努嘴，老惡婦隨機應變快非凡。忙陪笑臉說：「那裡話，那孩子與我有何冤？豈可狠毒將他害，自然我有巧機關。我從來心慈面又軟，行好燒香愛向前。怎敢欺心傷人命，你老只管放心寬。並非設計將他害，送個好處把身安。」這婆子，口內說著心內想，只見蜂兒把話言。

「任媽媽，你說了這半天，到是個什麼計策？」婆子說：「每處春秋，二奶奶都是叫我漿洗衣裳，要不是大奶奶叫了我來，早就去了。等明日姑奶奶家去，我也跟了去，二奶奶一定留下我。等中秋十五那夜，合家一定慶節賞月，必有一番痛飲。等半酣，我有一種妙藥，暗暗下在酒中，將二奶奶與秋月迷倒，悄悄把雙印抱出來。預先說與啞叭，在後園外等著抱出來。」伏氏說：「抱到

那裡去？」婆子說：「咱這北邊周家莊有個大財主胡員外，年過半百，膝前無子，我在那裡時常走動，安人再三托我替他覓個娃娃，我應了他。湊著這個機會，就叫啞叭抱著，趁夜與他送去。他那裡得了孩兒，如珍似寶，將來也掌上萬貫家財，也不算難為了他。姑奶奶就把少大相公過在膝下，

那時節姑姑姪兒成母子，親上加親分外親。要個賢良好媳婦，一心一計過光陰。彼此知痛又著熱，比著那庶出之兒強萬分。雖然不得襲官爵，大相公才高一定跳龍門。你老也把榮華享，奪過他那個老封君。再者那個胡員外，本是山西外路人。聽說早要回家去，只為無兒難動身。怕的是同族人等爭家產，所以遲誤到如今。他若是得了雙印一定走，年殘怕作外喪魂。他若去了咱更好，不怕洩露免懸心。未從作事先籌算，豈肯惹火自燒身。這本是移花接木周全計，不損陰功不害人。」滑氏聽著心內喜，正中機關十二分。連連點頭誇好計：「你比那諸葛陳平謀略深。他不受傷咱得好，妙計真堪瞞鬼神。」婆子說：「若無覆地翻天手，怎敢討賞要金銀？」蜂兒說：「此事若不此時作，到只怕樹大難拔扎住根。」伏氏聽畢一夕話，擺手搖頭把話雲。

「說來說去，原來還是要把印哥除了。好好一個孩子，抱去給了人家，我是再捨不的。罷呀，都別說了！好歹混去，橫豎他們將來不致害死我，再不要提起這話了。我今日多吃了幾杯酒，坐不住了，收拾睡罷。

那滑氏與任婆、蜂兒聽了此言，面面相覷。滑氏把伏準暗暗推了一把，伏準會意，望伏氏懷中一躺，說：「我的姑媽，這樣好計你不依從，莫非怕我與你作兒子，不肯盡心竭力孝順你麼？我要日後負了心，就不永年！」伏氏連忙用手把他的嘴掩住說：「你這孩子說的這樣怪事，不喇喇的，還不閉聲！」滑氏說：「妹子，你別失了主意，錯過機會，悔就晚了。你想自己哥哥的骨肉親姪作了兒子，橫豎比小老婆養的強。」伏氏一面站起來，走著說：「嫂嫂這事斷乎作不的喲！蜂兒點燈去罷，我要睡了。」當下伏氏過去就睡了。

那滑氏久有羨慕高府家資之意，蜂兒是盼著伏氏掌家，他好專權，任婆子是謀騙金銀，三個人費了多少唇舌，都是一樣的利心，見伏氏不肯依從，彼此掃興。滑氏說：「可惜！白說了這半天。傻姑奶奶總不聽，奈何？」蜂兒說：「別管他允不允的，既是大家有益的事，就背著他作了去。」任婆說：「他要鬧起來如何是好？」蜂兒搖首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」滑氏道：「老任，你不知他的脾氣，果真作了，他也無的說了。明日就依計而行便了。」婆子說：「作便作，只是我的賞著落誰呢？」蜂兒說：「大奶奶聽著，這件事全是為了大相公打天下，自後掌了家業，要高待高待奴婢，我就偷出兩個元寶，一錠金子與任媽媽作事。」滑氏說：「好孩子，你要幫成此事，我就認你個乾女兒，叫准兒與你尋個好人家，當姐妹一般瞧你，如親戚走動。這個如何？」蜂兒含笑點頭，向任婆說：「媽媽怎麼樣？」婆子說「給我東西，我就作事。」滑氏說：「老任，你方才說把雙印送與胡員外，我想著不在妥當。常言道：『剪草不除根，逢春必發。』莫留後患才好。」婆子道：「我的奶奶，我是管作什麼的？我是如此這般個絕戶計，除了咱娘兒三個，就是啞叭知道，他又不會說話，還怕洩露不成？」滑氏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

正說至此，只聽簾外勞動接說：「俗語說的好，別叫啞叭說出話來，萬一啞叭要說出話來，可怎樣了？」說著，笑嘻嘻跑進房來。三人吃了一驚，滑氏「呸」啐了一口罵道：「無規矩的忘八日的！人這說正經話，誰許你冷不防的跑進來岔嘴？嚇人一跳！」蜂兒說：「勞動兄弟，這不是耍笑的話，你既知道，若要走了風聲，大奶奶可要追你的狗命！」勞動說：「我又沒瘋了，穿青衣抱青柱，再者大家有益的事，我也占好大的光兒，怎樣倒疑起我來？」滑氏說：「不用望我饒舌，等有什麼故事，和這娼婦養的算帳就完了。」三人計議已定。至次日就是八月十二日，素娘知滑氏已好，命人打車來接，又叫僕人帶了十兩銀子送與滑氏過節，又叫任婆子去拆洗衣被，一同回府。到了十五日擺宴慶節，合家歡樂。素娘分賞了眾僕人的瓜餅果品，又把任婆叫至面前，也與了一分，還有幾斤肉面，叫他送回家中與啞叭過節。婆子謝了，提著竹籃要走，素娘說：「老任，你送了去快些回來，咱們好吃酒賞月。」婆子答應，走至上房，恰好夫人不在房中，那蜂兒竟自拿了兩個元寶，一錠金子遞與婆子，又叮嚀了幾句。婆子接到手中，如得性命一般，心花都是開放，連連說：「蜂兒放心，斷不誤事。」說著，走出上房，穿過箭道，出了府門，望慎終源而來。

這婆子，一面走著心歡喜，樂的他抓耳撓腮意似狂。口中只把財神叫：「多謝慈悲把我幫。這注大財想不到，我必然虔誠上供與燒香。想是我的鴻運至，時來頑鐵也生光。這如今拿到家中且別露，將他放起密收藏。等把事情冷一冷，再想主意另商量。此處久站不大妥，帶著守志轉家鄉。就只可惜了小雙印，苦了佳人黎素娘。非是我恩將仇報行事狠，都只為了金銀愛的慌。此財也非常容易得，費了我嘴上油皮好幾張。再者也是該如此，命中造定豈非常。逢我發福生財日，該你娘兒們兩散場。這如今，天時人事都更變，好人不及惡人強。別的話兒都莫講，現得金銀腰內裝。」這婆子思想想來的快，到來高府祖塋旁。正遇啞叭拾柴轉，叔嫂倆舉步一同走進房。

婆子坐在炕上，放下竹籃，向著啞叭說道：「這東西是府中二夫人與你過節，你自己弄著吃罷，我還要回去吃犒勞呢。」那啞叭聞言，心中著著實實的感念，含笑點頭。婆子伸手把腰中金銀掏出來，望炕上一扔，說：「你看看。」問道：「這東西好麼？」守志一見，驚喜非常，又是詫異，用手指著，口中不住哼哼哈哈。婆子說：你問這東西的來歷麼？原是如此這般，府上大夫人托我作這件大事，與我的酬謝。此事還須你助我一臂之力。

你把那肉面作好吃個飽，刨後院中，下個深坑預備著。等至日落黃昏後，就到那高府花園北上坡。槐樹蔭中藏身體，想著千萬別挪窩。三更前後人已靜，我暗暗抱出來他家雙印哥。咳嗽為號須緊記，防備著被人看見了了不得。等我輕輕遞與你，你就急急把腳挪。到家就望坑裡擲，別管草死與苗活。埋個結實踏個住，大事全完沒的說。金銀密密收藏起，等過幾日再商酌。咱們不必此處住，買個驢兒置輛車。回轉山東歸故土，贖房置地買傢伙。或作買賣或放帳，日增月盛自然多。過上三年並五載，那時發財不用受奔波。與你娶個好媳婦，養女生男有後托。咱們也作個財主享點福，不枉我勞心費力設機謀。」婆子越說越得意，任守志心中輾轉自顛播。

「我想那裡得這些個金銀，原來嫂嫂要作一件損陰功的事。」正自沉吟，只見婆子用布手巾包上金銀，裝在一個破布口袋內，捲起炕席，掀開兩塊磚，把口袋子安放在內，復又蓋好，向啞叭說：「你晚上乾了那件事，明日也不用抬柴去了，在家好好看著咱那黃白貨兒。等我在那裡混上幾天回來，擇個吉日回上原籍便了。啞叭點頭應允。婆子又至後院指與他刨坑的所在，囑咐了幾句，這才回鎮國府而來。

走至上房，只見夫人、素娘都在那裡看著僕女們收拾月紙，設擺供獻。素娘說：「你為何這咱晚才來？」婆子說：「好奶奶還不知道我鞋弓襪小，舉步兒艱難，只好慢慢的行走？」眾人聞言，一齊發笑。當下用了午飯，無非是肉山酒海，不必細表。看著天晚，一輪水鏡升空，照的畫棟雕梁猶如水晶宮殿一般。素娘命設宴中堂，請夫人上坐，自己下面相陪，秋月扶著雙印站在橫頭，梁氏與僕婦兩邊伺候。飲酒賞月，說說笑笑，天將二鼓，夫人不勝酒力，停杯不飲。素娘說：「佳世良宵，請夫人再進一爵。」夫人道：「你知我的酒量，三杯之後，滿面發燒，今日多吃了幾杯，自覺暈起來，再要吃就大醉了。」只見婆子湊跟前說：「老婢子大膽說一句話，二位夫人不要見怪。這天也不早了，露冷風寒，小公子穿著單衫，涼著他不是玩的。你看他不住的打哈欠，只怕也是困了，莫如打發他睡了再慢慢消飲。」夫人說：「你說的是，我也不吃了，收拾睡罷。」二夫人說：「夫人既然不飲，妾身就告便了。」遂命撤去殘筵，秋月抱著雙印，梁氏僕婦相隨，來至後邊，打發公子睡下。

素娘說：「老任、秋月，你倆跟梁氏過去，大節下也吃幾杯酒去，我這裡也不用人伺候。」任婆說：「我這老東西又要斗膽了，這大空院子，我們怎敢擲下你老一個人在此？我才見你老也吃不多幾盞，既是奶奶恩典，叫我們前面去吃酒，莫如此取過點兒來，咱娘兒在這月光之下自自在在飲一回，豈不是好？」素娘點頭說：「罷了。」遂向梁氏說：「你過去把清淡酒菜送過些來。」梁氏等答應而去。當下秋月就在窗外竹旁鋪下地氈坐褥，放一張朱紅桌。不多時兩個僕婦，一個僕婦捧著雙盒，一個抱著酒罈子過來，打開盒子，鑲金碟內八樣下酒，擺在桌上。素娘說：「你們都過去罷。」僕婦答應而去。秋月閉了角門，婆子開壇暖酒，素娘面南向月而坐，說：「你二人今夜不必拘束，也來坐下，咱們娘兒們吃上幾杯好睡覺去。」二人依命，打著半邊坐在兩邊。婆子先

斟一杯與素娘，又遞與秋月一盞，然後自己斟上，陪著素娘慢慢消飲。婆子慇懃，口中打混，又說些個趣話，只盼素娘多吃。

不覺又是半個更次，素娘說：「咱們再吃了這半壺酒，也該安歇了。」婆子說：「奶奶說的是，天也不早了，月姐你再暖暖去，熱熱的吃兩杯好睡。」秋月答應站起提壺而去。婆子也站起來說：「我有點子酒渴，起來喝茶去。」說著，走進房中將蒙藥取出來。原來這婆子的母親是穿珠花的出身，走百家穿萬戶，引姦淫事，下鎮物，配邪藥，無所不為，他卻於中取利，這些方子都是他令堂的傳授。當下婆子把藥取在手中，走了出來，坐在原處。秋月暖了酒來，婆子拿過素娘的杯來，將身一影，把藥下在杯內。

雙手高擎遞過去，說：「奶奶趁熱飲瓊漿。吃杯暖酒好安寢，這回子露重風清有點涼。」黎素娘用手接來一氣飲，說：「熱酒吃著分外香。你倆每人再一盞，大家一同入夢鄉。」二人答應一齊飲，這素娘只覺一陣眼前黃。玉體發酸身亂晃，杏眼朦朧無主張。手扶桌案看看睡，秋月一旁著了忙。說：「奶奶這是怎麼了？」婆子連連說：「不妨，不過多了幾盅酒，快快攙了入蘭房。慢慢打發他躺下，睡到明早就安康。此時若要把他混，難免出酒吐骯髒。」使女年輕不曉事，那知惡婦歹心腸？只說：「媽媽說的是，你快前來把我幫。」他二人扶素娘進內室，輕輕放在象牙床。蓋好棉衾垂繡帳，房門帶緊止燈光。二人悄悄朝外走，任婆子低聲悄語叫姑娘。